

非常教师

## 于晓冰：这个中年教师不“油腻”

□本报记者 金锐

在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师于晓冰见面之前，以为这个名字属于一位女教师。见面之后，才发现是一位中年男教师，一个胖子，络腮胡，不修边幅，看起来还有一点“油腻”。

### 考试成绩不佳的“中考专家”

在十几年的初中语文教学生涯中，于晓冰连续10年在北京市西城区参与中考卷命题，他对十几年来的中考题发展变化信手拈来，甚至随便说出一道中考题，他就能指出是哪一年的哪一道题，这道题是从之前的哪一道题演变而来，在这之后才有了怎样的发展。

对中考试题的熟悉达到这样的程度，我想他的课一定会受到家长的追捧。但事实上，他只有三四次带毕业班的经历，更多的情况是带到初二就被家长“吐槽”，或者搭班的班主任不满意，要求学校更换语文老师。原因竟然是于晓冰所带班级的学生成绩普遍一般。

这很令人吃惊。于晓冰却很坦然，他认为如果初一、初二就开始盯着考试，针对考查范围极为有限的内容反复训练，固然可以拿高分，却让学生误以为这就是学习语文的正确路径，以后就难以突破了。“初一、初二这个阶段，应该有意识地打好基础，不必过于在乎考试分数，需要让学生进行大量的扩展阅读，将来才有可能厚积薄发。”于晓冰说道。

因此，于晓冰很少给学生布置作业，直到初三仍然坚持“三不”原则，即不布置硬性作业、不拖堂、不补课，更多地让学生体会阅读的乐趣，体会语文的乐趣。

初三学生的成绩如何，他笑着告诉记者：“逆袭！”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带毕业班的经历，学生的语文成绩往往从年级倒数一跃而至年级前列。因为之前有厚重的基础，再加上于晓冰对中考试题极为熟悉，能够迅速带领学生举一反三，完成应试备考。

“教师必须有‘大语文’观，把语文当作‘语言和文学’‘语言和文化’来讲授，而不仅仅是‘语言和文字’；语文教育中的思想教育功能要通过‘文学和文化’的讲授来实现，不能空喊口号，

于晓冰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语文教师。从教以来，一直致力于优秀国学经典文化在中小学的普及工作。曾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兼职教研员，西城区中考备考命题组成员，北京市中考语文考题评价专家组成员，开明版语文教材编委，人教版国学教材编委。

尤其不能为了思想性而忽视文学性；要使语文教学成为学生未来发展的动力源，既要注重语文知识的学习，也要注重文学思维方式的培养。”这就是于晓冰的语文教育观。

### 国学课的“造景”和“借景”

基于“大语文”的教育观念，于晓冰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、传播正确语文学习观念为己任，在学校第一次开起了“国学课”。于晓冰自编国学课教材，讲《声律启蒙》，讲《论语》，讲古今名联，讲中小学的必背古诗文及相关拓展。

传统文化包罗万象，于晓冰之所以选择这些内容，是因为这些内容在中考或高考中都会涉及。“设计教学内容时，不能先讲‘无用之用’，而是要以‘实用’为切入点。”于晓冰说，“在学习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，再给学生补充扩展国学内容，必然会让他们觉得是在额外增加负担。如果还是给他们讲‘无用之用是为大用’，他们很难体会，不如先突出‘实用’这方面的因素。”

于是，于晓冰一方面固然要说“大



用”的问题，另一方面更要说“实用”。通过“实用”引起学生以及家长的高度重视，从而在点滴浸润中，让学生慢慢体会国学对于人生成长的“大用”。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看似有些无奈，但也是在这个功利浮躁的环境下能够采取的折中办法。

虽然有了教材，但于晓冰并不完全照搬教材走，他反复提及的是叶圣陶先生的名言——“教材就是个例子”。所以，他在使用教材时非常灵活。

于晓冰在上课时经常涉及一对关键词——“造境”与“借境”。教师在上课过程中，习惯采用情境导入的方式。但是，这种情境更多是有意设计的结果，学生能够明确感受到“请君入瓮”的意味，效果便弱化了很多。

学生对国学本身就有疏离感，如果仍旧一成不变地采用“造境”的方式上课，可能效果会更差。因此，于晓冰尽可能采用“借境”的方式，充分利用每一个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情境引入话题，激发学生的兴趣。比如，刮大风的时候，他就和学生玩飞花令，一起说带有“风”字的诗歌；下大雨的时候，他就给学生讲一讲古代经典中关于“雨”的描写有哪些，古人从这种天气现象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；学

生发生矛盾、推卸责任的时候，他就给学生讲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”。这样的“借境”让学生在不经意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，也让他们从心理上更愿意接受。

“借境”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远比“造境”困难得多，因为“造境”是固定的、可控的，“借境”则是随机而不可控的。显然，“借境”需要教师有更多储备，要像魔术师的帽子一样，随时随地变出奇妙的东西。为了能更好地“借境”，于晓冰会有意识地多做储备。比如，春夏秋冬、风花雪月这些是古诗文中常见的意象，他就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整理；学生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用经典可以怎样深入解读，他也会意识地积累。当这些“境”发生的时候，学生会觉得老师是在不经意之中讲给他们的，但他们并不知道，这是老师长时间、有意识积累的结果。

对于国学的态度，于晓冰说：“我虽然热爱国学，但绝不迷信，不相信国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所谓‘世异则事异，事异则备变’，虽然经典所讲的道理可以穿越时空，但是这种穿越时空必然要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，才能充分显示它的生命力。同时，国学也只是我们自己的

传统文化，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，无论哪一种文化，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，都是在适应它的时代和环境下产生的。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前行发展，拥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”

于晓冰教国学时，绝不“老婆卖瓜，自卖自夸”。他时常告诫学生，要有一颗中国心，但是要做世界的公民，要有世界的眼光、世界的胸怀。因此，于晓冰也会不断推荐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。

### 业余经营公众号的“网红”

在教书育人之余，于晓冰还悉心经营了一个微信公众号，名字叫“水寒说语文”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“网红”。

许多人看到“水寒”的时候，就想起来了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这句诗，就想起来了荆轲刺秦的故事。但于晓冰的“水寒”并不是这个来历，因为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之后就是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，他也不想“一去兮不复还”。

于晓冰说，“水寒”是他的字，出

是《荀子·劝学》中的“冰，水为之而寒于水”，前面的一句就是“青，取之于蓝而青于蓝”。他给自己取“水寒”为字，就是希望学生都能够超过他，能够“青出于蓝”。

于晓冰的公众号文章，有金句怒目，对各种不良教育现象的尖锐批评；也有菩萨低眉，条分缕析地诉说自己对教育的思考与实践。他说，自己关注热点但不会刻意“蹭”热点，当然也不回避热点。他对自己的要求是“绝不写心灵鸡汤”“但问是非，不问利害”。

当有人提出语文老师的实力在命题的时候，他就写《语文老师的实力在命题，你是不是在逗我》，用切身体会讲述语文老师更应该把读书放在首位，因为命题只是读书的一个“副产品”而已。

当许多人宣传这样或者那样的答题技巧可以“一招制敌”的时候，他就写《如果你完全相信那些所谓的答题技巧，那你就掉到坑里去了》，从命题和答题的角度讲述为什么那些答题技巧并不靠谱。

当有人笃信“提高一分，干掉百人”的时候，他就写《没有分只是你觉得会要命，只知道追分才真的会要命》，就写《狂热追求高分既是病态，也是无知》，就写《我主张平时考试八十多分就好》。

当《论语》被纳入中高考，一直给学生讲《论语》的他，却写了《听闻<论语>纳入高考，最初开心，但接着更多是担心》。虽然他深爱着《论语》，希望学生多读《论语》，但又深深担忧“一重视就考试，一考试就扛巴”的情况。

与于晓冰的谈话是很温和的，他并没有展现出公众号文章中所显示的那种激烈。他告诉我，他是“冷眼观教育，热肠做教育”，或许这就是“爱之深，责之切”？

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，不需要大张旗鼓，不需要轰轰烈烈，只要静下心来，不为名、不为利，将教育的种子播撒下去，总有长成参天大树的那一天。

这让人想起他的公众号自我介绍中的一副自勉联：“读诗书，羞为名，耻为利；诵经典，出于口，入于心。”

这就是于晓冰，他并不是看起来那种不修边幅的“油腻中年”，而是一个有着深深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情怀的“非常教师”。

### 链接

我依旧清晰地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的样子，背微弓，肩稍稍往回扣着，低头忙地走进教室。那一瞬间，他的光头在白炽灯下闪了一下，这光头很容易让人误判他的年龄。

他走进来，走上讲台，等班里安静下来，他才转过身去，在黑板上写道“青，取之于蓝而青于蓝；冰，水为之而寒于水”。他开始介绍自己的名字和字，“我叫于晓冰，字水寒。”声音平和，语速不快，每说到三声的字就要顿一顿，好像十分珍重之地拐好那个角。

水寒老师教学，不讲课本，大半节都在讲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一类，也不留硬性作业，既然与考试无关，自然就很少有学生听。我记起来偶尔闲翻书，翻到《答楚王问》：“是其曲弥高，其和弥寡。”用在这里比较合适。

水寒老师不布置笔头作业，我说的

## 我的老师“水寒”

□学生 刘齐

是“笔头作业”，他让我们拓展，他讲醉翁亭记，让我们查欧阳修，六一居士是哪“六一”，为了能继续回答他的问题，我们就去研究。

水寒老师极其关注学生。有一次讲岳阳楼记，他讲范仲淹，进而提到《严先生祠堂记》。我遂在底下答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那个吗？那一瞬间他把写板书的手顿了一顿，转过头来慢慢地看我一眼，然后微微一点头。他用与先前变化不大、依旧顿挫的语气说道：“很好，咱们班同学积累真的很不错，非常难得。”

我开心极了，简直要从座位上跳起来，那一天我心情十分之好，一直冒着欢乐的泡泡，像个被发了小红花的幼儿园大班生。

渐渐地，我开始喜欢听水寒老师讲课。我听说他讲课，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河水：在遥远的过去，浩大的河流，它们在每一个夏季泛滥，漫延到亘古的土地，它们的水渗入每一把泥土，发出长久生发的香气。那片土地因而变得丰饶。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水寒老师所讲的就是那些东西。那是古老的、美丽的，行将在一代代传承

中被遗忘，但永远不会死去。

初二时，我每天都在忙不迭地认识人，苏轼、李煜、秦观、毛姆、夏目漱石、太宰治、奥威尔、莫泊桑……这些人通过他们的文字进驻我的大脑，我排队、等车或者排队的时候，他们就跳出来和我讲话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种教学方式，考试扑面而来，大家都只顾着“存活”。期中考试后，意见如同潮水，有些激进分子课上甚至出言不逊，甚至还有家长找到学校来。水寒老师十几年参加中考命题，我能想象那些家长的心理，大约像是守着一座金山，但没法挖，他们很着急。

水寒老师不是不愤懑的。他的情绪并不写在脸上。他表情不变，声音也没怎么变，但能感觉到他在激动，在着急，头顶在白炽灯底下反着光。

他花费半节课去劝说，去感召，他说不要忘记本源，要读书，要读书。我听得都要哭了，觉得老师是真的不容易。讲台的人在睡觉，脊背涌动着，此起彼伏。

水寒老师开过“小松读书会”，一个年级来的人很少，十二三个，好在来的都是喜欢读书的。每周四下午，水寒老师借一个会议室，讲读文学，讲读文学，我依然记得他讲“花落知多少”和“应是绿肥红瘦”到底是在室内写的还是室外写的，还有比较小王子的翻译版本哪一个好。那就像上小班课一样，真是享受。

我上初三时，水寒老师教初一国学，因为初一和初三不在一个校区，故而我也不能时常见到他。初三上学期我对唐诗疯狂着迷，与他坐下聊了一回，他显得很高兴的样子，谈起他的初

一国学课，他说教国学比教语文要好，毕竟不是考试科目，又是初一，班上听的人也稍稍多一些。他又讲起他的公众号，还有他的读书会，据说是申请用了传统文化课的茶艺室；我能看出来水寒老师是真的很高兴，他终于少了一些束缚，能去做他真正喜欢的事情，讲他的国学。我想象水寒老师对着初一的小孩子讲课的样子，不由得笑了。

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坐在水寒老师的办公室，终于琢磨透了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绝不仅仅是希望所有的读书人都吃他穿暖，而是能不能让天下有抱负和理想的人少受一些苦？杜甫就在那么一个恶劣的天气，在漏雨的屋子里走来走去，着急地说：“能不能？能不能？”动人至极。